

土耳其共和国史

[土] 卡密尔·苏著

杨兆钧译

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土耳其共和国史

【土】卡密尔·苏著

杨兆钧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
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

1978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情况

世界，是试场，土耳其民族，若干世纪以来以至今后，仍然要接受考试，这次我们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试，在考试中失败了，我们还能期望有好的待遇吗？

——基玛尔·阿太土尔克

摩德洛斯停战协定（1918年10月30日）

在同盟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而退出战争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也放下武器、撤出战斗。因此，在（爱琴海上）里姆尼岛的摩德洛斯港，与协约国签订了一次停战协定。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签订的摩德洛斯停战协定，是由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劳夫上校为首的代表团代表土耳其，协约国方面，是由英国卡尔图普海军上将为代表签署的。

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鞑靼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对各种船只完全开放；并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奥斯曼帝国军队立即解散；土耳其原有军舰，全部向协约国交出。无线电台，海底电缆、军事仓库一律交由协

约国管理；土耳其全部商船、铁路由协约国自由使用；土耳其所拘留的战俘，应加释放，但在协约国手中的土耳其俘虏，仍加以拘留。在这些苛刻的条款中，尤以第七条为甚。按第七条看，一旦情况威胁到协约国的安全时，协约国军队，可以占领土耳其的重要据点。

协约国军舰开进伊斯坦布尔

摩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协约国即采取了行动。六十艘军舰开过鞑靼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几百年来，从来没有让一艘敌舰进入土耳其的领海，而现在来到伊斯坦布尔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伊斯坦堡，市内的少数民族，曾发生暴乱，后被镇压下去。但伊斯坦布尔，从那时起，开始生活在黑暗的日子里。

安纳托利亚之被占领

英军进入伊斯坦布尔之前不久，就占领了摩苏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其后，续占鸟尔法、阿伊安太普和马拉什等省。而法国人则占领了阿达纳及其附近；意大利军队则占领了安塔利亚、科尼亚等省。萨木松和梅尔济丰则被英军所占。当阿太土尔克到达萨木松之前（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之前）四天，希腊人占领了伊兹密尔。这种情况，是由协约国以前所拟制一项计划

付诸实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中所订的一些秘密协定里，已决定了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计划，现在正付诸实施。

面对占领事件的奥斯曼政府

这时，奥斯曼帝国元首苏丹，除对其帝位关心外，对其它的事一概不问。而其所属的政府人员则又迟疑不决，鼠目寸光，毫无头脑，甚至有内奸行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公开地为给敌人的行动以便利，别无它事。

少数民族的一些活动

几百年来，象土耳其公民那样生活着、在土耳其领土上全部享受着良好的待遇的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也以各种方法，依靠土耳其境内的占领军的力量进行分裂活动。一个时期以前，他们以为灭亡土耳其民族的时刻已到，并为此而活动。如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大主教教堂内所成立的归并（Μαγνιμια）协会就直接从希腊首相维尼塞洛斯处听取指示，进一步组织狙击队，并作有利于希腊的宣传。希腊红十字会，以运送药品为名，暗中运送武器给各堡垒地区。他们所干的就是这类活动，而伊斯坦布尔大主教教堂和各地教堂，都在当地构筑堡垒。

由希腊大主教教堂所建立的潘图斯协会方面，派往

特拉布松、萨木松附近组成的和武装起来的狙击队，对土耳其村落进行抢掠，对无辜的土耳其公民进行杀害。该地区的所有教堂、外国学校也由潘图斯协会的党羽武装起来构筑堡垒。

阿美尼亚人的大主教扎温先生，他也照希腊人那样活动，对归并协会的党徒活动，给以便利，对他们给以最大的帮助。

有害的一些组织

一方面是和占领军勾结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继续作有害的活动时，另一方面，与之相仿的并行的一些团体也组织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一些内奸所组织的团体，如库尔德复兴会、伊斯兰复兴会、英国之友会等，极为有害的一些团体。由伊斯坦布尔所领导的库尔德复兴会，其成立的目标，就在希望由一个外国保护之下，在东部各省内另建一个国家。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伊斯兰复兴会”也想在科尼亚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活动。“英国之友”会，其总会也在伊斯坦布尔。苏丹瓦希丁和首相费里特附马帕沙以及某些国家领导人，也加入这个会成为会员。这个组织，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方面的活动，众所周知的公开的活动是，企图将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而它的秘密活动，是通过组织把土耳

其一块一块分割出去，这样，协约各国可以分别处理。在未占领的安纳托利亚的领土，也以占领为目标，这个会的经常的活动，是以秘密活动为主。

土耳其人为解放祖国所进行的努力

土耳其，实际上是在过着极其危险的日子，有许多人对解放事业不抱希望了。与此同时，有些勇敢的人、爱国的同胞，面对造成这种民族处于危急的局势，不坐待机会，奔走而寻求一些解放的办法。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也建立起一些团体。其中最主要的有在埃迪尔内及其附近建立的“色雷斯——土耳其欧洲部份协会”，有总会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部各省保卫国家主权会”、“特拉布松和邻省人民联合会”、“奥斯曼人的伊兹密尔”，“国家主权保卫会”，在伊兹密尔被希腊人占领的前夕，又建立起“反对兼并协会”。

“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部份协会”

建立“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部份协会”的人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分裂趋势，极其敏锐地感觉到了。当时面临这种危险，即有人企图将色雷斯，以及若有可能，连同色雷斯西部一起分裂出去。甚至为实现这种阴谋除依靠本身的力量外，更多地想由英国人或者是由法国人

帮助之下来进行。

“东方各省国家主权保卫会”

总会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部各省国家主权保卫会”的目标是，将东部各省人民的宗教的、政治的和在历史上的主权地位。使全世界人都知道。这项主权，在全世界人民监督下加以保卫。坚决不能将这项权利给东部部分省份的亚美尼亚人。这个会的埃尔祖鲁姆分会的工作，集中在下列的三项中：

一、在任何情况下，领土不能分割、不能变更。

二、立即成立学术界的宗教界的和经济界的组织。

三、如果东部各省遭到侵略，各地区联合起来进行保卫。

这个会的领导人认为，有些学者，在著作中以为东部各省的土耳其人中亚美尼亚人数较多、历史较久、并证明这个民族是文明民族。为此，该会在宣传上，以这个问题为重点加以驳斥，并为将东部各省的穆斯林人民的保卫主权的呼声，传播于全世界，出版了法文刊物《国家》，向协约国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和向各国元首送致备忘录。

“特拉布松和邻省各区中心会”

总会设在伊斯坦布尔的这个会的宗旨，从它的命名

上也可以理解的。是对付要分裂的，即想由伊斯坦布尔政府分裂出去的人，他们对潘图斯党徒的活动有所忧虑的一些人。另外又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团结这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不愿处于希腊人的支配之下的。

“反对兼并协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已开始流传着希腊人要占领伊兹密尔。这个消息引起伊兹密尔的爱国同胞们产生焦虑和惊惶。市内青年们，于是纠合起来提出了反对吞并的想法。五月十四日晚间的集会上，起草宣言，并对并入希腊领土的决定加以阻止。同时，又组织一次会议，许多群众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决定如果伊兹密尔被占领，则加以保卫。

苏丹和政府人员对于国事的看法

面临由于摩德洛司停战协定所带来可怖的事件，苏丹除去考虑如何使他个人和帝位不致失去之外，其它一切不管。奥斯曼政府要人中，没有对改变这种恶劣局面的、具有勇气、决心的伟大人物。这些人对于祖国的领土一块一块的被敌人占领，对于民族面临被敌人消灭，任何事也不做，而等候在英国人的援助之下以求解脱。甚至还有这类事：苏丹瓦希丁在停战协定草案让他审阅

时，他还说：“条件虽然苛刻，我仍然接受它，我们今后对英国人仍要宽大对待。”奥斯曼帝国王朝的末一个苏丹，对保卫本民族生存。极大地寄托于英国人的保护，他参加对国家和民族有极大危害的“英国之友协会”，即基于此种思想。

知识分子中对这种局势的看法

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知识分子，也是除去接受英国的托管之外，没有其它的解放本民族之策。这些人认为，将奥斯曼国家置于英国托管之下，可以加强全国防御力量，并希望由此迅速地变为“文明之邦。”

土耳其人民对这种局势的看法

连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民疲惫不堪，生活贫困。一些惧怕民族战争继续下去而送了自己的生命的人们，纷纷地逃往国外。苏丹为保护其个人和帝位而使用了一些下流措施，政府要员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国家的实际主人土耳其人民陷于惊惶之中；信任谁来领导？走向什么道路？谁都不知道。与此同时，愿意象千百年来所生活的一个民族那样，自己作领土主权无条件不受限制的主人。例如：到处自行组织起一些团体的活动，必要时对自由和独立，誓以生命来保

卫。这种团结精神和决心，公开地显示出来了。

穆斯塔法·基玛尔对这种局势的看法

在伊兹密尔被希腊人占领的次日，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穆斯塔法·基玛尔受命为陆军检阅使，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赴任。当时他的想法是：

“敌人已经决定将我们的国家瓜分，拥有苏丹和哈立法称号的人，除去尽可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和享乐外，其它的事不去考虑，他的政府也是同样的……。军队已被解散了，司令和军官们，由于在大战中的折磨和痛苦而疲惫，看到祖国的心脏地区被分割占领，心中受到压抑。在眼前是极端黑暗的灾难的结局，占据头脑中的是充满了寻求解放的方法……。”

“面对这种情况存在的唯一决策：那也只有基于维护国家主权，无条件地独立和建立一个新土耳其。”

“原则是，土耳其民族要作一个尊严的和光荣的民族而生存，这项原则，是以获得完全独立才能保证。不管多末富有和安适的一个民族失去独立时，在全人类面前就处于微末的地位，获取不到高尚的宽宏的待遇。接受一个外国的保护和支持，人类的本性就受到限制，要被人摆布如傀儡、木偶。实际上，还未堕落到这种程度的人们，从开始就不要把一个外国先生请进我们这里来。然

而土耳其人的本质与荣誉和能力是极其高尚和伟大的。这样一个民族，如果当俘虏，我国的子孙就要毁灭。因此，或是独立或是死亡！……”

“这就是对愿意解放的人们的口号。”

穆斯塔法·基玛尔作出这样的决策之后，一个期间，他在伊斯坦布尔稍作停留以进行研究。最后，他认为在敌人占领下的首都里，实际任何一件事也做不成。唯一的出路，是走到祖国的安纳托利亚去，与为了祖国而愿献出生命的人们一起，寻求保卫祖国、解放祖国的方法，并和他们一起进行战斗。

苏丹政府愿意让穆斯塔法·基玛尔远离伊斯坦布尔

奥斯曼政府的要人们，认为穆斯塔法·基玛尔的活动和思想，对他们是无益的，从这点看，是危险的并引起他们的恐惧。无论如何，要将他放逐到远方去。因此，任命他为第九军团（后来又加上第三军团）的陆军检阅使。这时，驻在黑海沿岸各省的军队，正处于混乱之中。

穆斯塔法·基玛尔既然得出在伊斯坦布尔什么事也做不成的结论，于是对这项任命立即接受。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乘邦德尔玛号轮船，离开伊斯坦布尔到萨木松去。祖国大救星、穆斯塔法·基玛尔正在去往还不知成为什么局面的旅程中——伊兹密尔被希腊人占领了。穆

斯塔法·基玛尔动身三天后，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到达萨木松，他踏上安纳托利亚的土地。

附录一：

马克斯·乌索恩伯格在其所写的《土耳其是如何变为高大？》一书中，有一段记载，题目是《奥斯曼帝国处于被瓜分的威胁中》。

“处于死亡线上和被分割的奥斯曼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九一八年的末期，已处于被分割和瓜分中。胜利的协约各国，像老渔翁对所捕到的鱼儿那样，在各种机构中，转来转去计划分割。还在一九一六年时，协约国之间，就签订了密约，已经就如何瓜分的问题，获得一致的意见。沙皇俄国要获得查纳卡累（鞑靼尼尔）海峡、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一部份。英国要获得巴勒斯坦和摩索尔油田在内全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后来成立了伊拉克国，英国受任委托统治。叙利亚的法国人占领区，加以扩大，法国势力伸展到阿达纳地区，并把安纳托利亚南部和中部包括在内，以至远及土耳其的心脏的一个地区，特别是将一些主权也夺去。意大利人也占有十二个岛屿，又应希腊人的要求，和希腊两国把爱琴海沿岸半岛地区主权，两方平分，另外，还向土耳其要经济上的补偿。美国后来也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如果这个瓜分计划全部实现的话，

土耳其就不仅丧失了本境外的属地（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等地从土耳其手中被强夺过去）。就是安纳托利亚的三分之二的领土，也要被分割出去，那时，土耳其人就要对胜利的各国完全的全面的屈服了。”

* 注：该书土耳其文译本由纳伊卜书店出版、第二十六页。

附录二：

基玛尔·阿太土尔克：

《阿太土尔克语录》第一卷第六页。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阿太土尔克踏上萨木松之际，对土耳其军事形势，作了伟大的阐述，他说：

“为了明确全部形势，我愿先对军队的各单位、分布的地区以及它们的状况加以澄清：在安纳托利亚，起初设立了两个陆军检阅使署，停战协定签订的前后，军队已被复员，武器和阵地已被收去，反战的言论，已成为普遍的事。

驻在科尼亚的第二军团的检阅使署统率下的军队情况如下：一个师（第四十一师）驻科尼亚，还有一个师（第二十三师）驻昂美永省，都归都归第十二军统率，军部设在科尼亚。在伊兹密尔被俘虏的第十七军和旦尼兹利省驻军第五十七师，也归并到这个军之内。

第二十七军统率的一个师（第二十四师）驻安卡

拉，还有一个师（第十一师）驻尼德。军部设在安卡拉。

驻在伊兹密特的第一师，归到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十五军去了。它还统率驻伊斯坦布尔驻有的第十高加索师。

驻在巴勒克西尔和布尔萨一带的第六十一师和五十六师，军部设在班德尔玛，依靠伊斯坦布尔的支持，编成第十四军。该军军长一直到伊斯坦布尔的国会被解散前，都是由已故的尤苏夫·伊泽特将军担任。

第三军团陆军检阅使署，由我担任检阅使，使署远在萨木松，直属统率下有两个军。其一是，军部设在西瓦斯的第三军，军长是由我带来的拉菲特贝担任。其中归属第三军的师（第五高加索师）师部设在阿玛斯亚。另外一个师（师部设在萨木松。）另外，军部设在埃尔祖鲁姆的第十五军，司令官是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将军，所辖有第九师（师部设在埃尔祖鲁姆，师长是鲁士台贝。另外是第三师，师部设在特拉木松，师长是哈里特贝中校。当时哈里特贝被伊斯坦布尔召去，离开师部在巴伊布特离职，该师暂时由别人代管。军部所辖另外两个师，其第十二师驻哈桑卡利的东部边境上，第十一师驻白牙即特。

迪亚巴克尔地区的两个师是属于第十三军的，他们

是服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师（第二师驻西伊尔，另外一个师（第五师）驻马尔丁。

我除去直接统率这两个军可以对它们发布命令和指挥之外，还另有一项职权，即在检阅使署管辖区邻近的军队，我也可以传达上级指示。因此，不论是管辖区内还是对邻区各省，我都可以传达各项指示。”

第二章

阿太土尔克的生平

我的微末的躯体终有一日埋葬在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永远要屹立着。

——基玛尔·阿太土尔克

阿太土尔克的童年和入学

阿太土尔克是在一八八一年，诞生于萨洛尼卡的一座白色的两层楼的一个家庭。现在这所房子已改为一座陈列馆，在门前扁额上书明，“土耳其国家的大救星、无敌的英雄阿太土尔克一八八一年诞生地。”

阿太土尔克的父是阿里·李查先生，是一个海关职员，于阿太土尔克诞生后不久改为经商，营木材业。阿太土尔克诞生之初，即由其父命名为穆斯塔法。阿太土尔克，在他六岁时，遵照母命先按旧日习惯举行了入学仪式，然后被送到法特玛太太区立小学就读，不久即以聪颖见称。为了更好地学习，就读几个月后，即转学到萨洛尼卡新成立的沙姆西先生小学。